



街头男孩

STREET BOYS

(美)洛伦佐·卡喀特拉 / 著 郑项林 戴行钺 毛菊英 / 译

作家出版社

街头男孩 STREET BOYS

(美)洛伦佐·卡喀特拉 / 著

郑项林 戴行钺 毛菊英 / 译

作家出版社

(京权)图字:01-2004-5199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街头男孩/(美)卡喀特拉著;戴行钺,郑项林,毛菊英译.-北京:作家出版社,2006.1

ISBN 7-5063-3408-9

I. 街… II. ①卡… ②戴… ③郑… ④毛… III. 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5)第104584号

街头男孩

作者:(美)洛伦佐·卡喀特拉

译者:郑项林 戴行钺 毛菊英

责任编辑:朱燕 汉睿

装帧设计:曹全弘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社址: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码:100026

电话传真:86-10-65930756(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总编室)

86-10-65389299(邮购部)

E-mail: wrtspub@public.bta.net.cn

<http://www.zuojia.net.cn>

印刷:北京京北制版厂

开本:880×1230 1/32

字数:250千

印张:11.5

插页:3

印数:001-12000

版次:2006年1月第1版

印次:2006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7-5063-3408-9

定价:25.00元



作家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洛伦佐·卡喀特拉 (Lorenzo Carcaterra) 1954年生于美国纽约，祖籍意大利。曾是纽约《每日新闻报》娱乐记者。《人物》、《纽约时报》、《星期日周刊》等刊物的专栏作家，后潜心创作小说。其代表作《沉睡者》使洛伦佐·卡喀特拉一举成名，成为《纽约时报》排行榜上最富号召力的畅销书作家。

洛伦佐·卡喀特拉的作品除《沉睡者》外还有《安全地带》、《大黑帮》、《阿巴契人》、《天堂之城》、《街头男孩》等。他的几乎每一部作品都被改编成电影。

《街头男孩》根据真实事件演绎，电影改编权以两百万美元的高价被买断。

洛伦佐·卡喀特拉在电影、电视等行业亦自由驰骋、游刃有余，不仅编写电影及电视剧本，近年来又兼任美国广播公司的系列电视剧的制片人。

郑项林 国际关系学院教授，英语系系主任，研究生导师。1964年毕业于北大西语系英语专业，后教授英美文学，从事莎士比亚研究。主要译著有《勇敢的人海默》、《冰海沉船》等。

戴行铨 1959年考入北大西语系英语专业，后留校任教。现任北京大学艺术系教授，研究生导师，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项目评审专家。1982-1984年赴美国密执安大学进修，攻读电影史论及英语教学法，开设《世界电影史》、《类型电影》、《美国电影解析》等课程。主要译著有《视觉艺术鉴赏》、《世界电影史》和《青春中国诗选》（中译英）等。

毛菊英 1968年毕业于北大西语系英语专业。1987年作为访问学者赴美国华州大学。曾为中信集团中信技术公司译审。

自序

1943年9月28日至10月1日的四天中，人数不过三百的意大利街头孤儿和进驻那不勒斯的德国装甲师交上了火。该师是奉命前来最后彻底地摧毁他们的家园的。这些男孩伙同少数几个女孩只有原始的武器，他们的军火库也只是街头小把戏而已，但他们却战斗得英勇而顽强。

这个故事我听到过很多次。在我睡不着的晚上，我母亲常常会讲给我听。在1943年对萨勒诺的轰炸中她失去了一个六个月大的儿子，她用那不勒斯本土方言将她的故事娓娓道来，结果总是弄得我俩泪流满面。

长大后于数年之中我在南意大利度过好几个月，从痛苦地度过那场战争和那些岁月的人们（其中许多都是我的亲戚）口中听到过这个故事的不同版本。参加过这场战斗的男孩之一后来是我的亲密朋友。对他来说，这场胜利是残酷的：他的母亲和两个姐妹死在那不勒斯那一片废墟中。

我不是历史学家，本书所讲的也非事实。战斗细节是虚构的，所有的人物同样也是虚构的。书中的对话和背景只有在本书中才看得到。但在其心脏部分，在其最核心的部分，却存在着一个简单的事实：在对其生活有意义的一切东西都被剥夺后，这群孩子站了起来，和一支侵略其国土的军队中最强大的军队进行了战斗。

街头男孩

这本小说是一个证明，证明那不勒斯街头顽童^①的勇敢，证明他们曾浴血抗敌。

洛伦佐·卡喀特拉

2002年2月

① 文中斜体以示原书中为意大利文。

引 言

一辆德国坦克停在一座小小的石屋前，它的履带把这有着四分之一英亩大小的菜园压得坑坑洼洼，满是灰土。一位装备齐全的年轻德国军官站在坦克旁边，一手拿着扩音器，一手捏着点着的香烟。他将扩音器举到嘴边，瞪起水晶般蓝蓝的眼睛看着那些老老少少惊恐的脸。

“你们现在必须离开。”他命令道，他的声音通过喇叭筒震荡着，“不许拿任何财物，不许拿任何食物。这里再也不是你们的家，再也不是你们的财产。这座城市现在归我们统治。背叛总是要付出代价的，这就是你们要付出的代价。”

他的右眼一瞥，看到那个老妇人。

她从房后冲出时走起路来是一瘸一拐的，双臂紧紧抱着一尊三尺高的圣母玛丽亚雕像。她身着黑衣，手织的黑披巾盖着双肩，一绺绺长发白得像午后的云彩，滚动着但却由几排粗粗的发卡卡牢而不零乱。战争使她失去了一切曾经属于她的东西：她热爱的丈夫，挚爱她的儿女们，还有在那不勒斯夜晚的宁静中她抱在怀中唱着使之入睡的孙子们。她的家，也就是她出生的地方，是她和她丈夫一起生活的地方，现在落入敌人的手中。她所剩下的只有这尊雕像了，这尊在她家中已传了三代的雕像。她年已七十八岁，老年的艰辛和心碎的重压已使她千疮百孔，这位吉亚娜·玛塞拉是宁死也不愿让这雕像落入别人手中的。所以她噙着

的嘴唇顶着雕像的边缘，口中喃喃有声说着祈祷词，低头跑过那一道道焦土，去寻找安全。她那颗年老的心跳得又猛又快，前胸后背都已汗湿，溪流一般的汗水从她瘦削的橄榄色双颊上流了下来。“圣母玛丽亚，快来吧！”老太太嘴唇紧贴着凉冰冰的玉石说道，双臂紧紧搂着雕像，好像那是个救生圈似的。“求求你，快来吧！”

军官转向左边，往下看着一个端枪的士兵。军官点点头，士兵便跪下一条腿，将步枪举起顶在肩头上，他的右眼眯缝合起，左眼通过瞄准器寻找这个老妇人。“你瞄准她了吗？”军官问道。

“是的，长官。”士兵答道，瞄准姿势丝毫未变，“我可以擦伤她的胳膊或腿，那样她也就停住了。”

“我们不是来这儿浪费子弹的。”军官道，“也不是来阻止逃窜犯人的。我们是来杀死他们的。”

这士兵一瞬间闭起双眼，双手手指互相擦拭着，看样子好像是在擦掉汗水。“我射她的头，长官。”士兵轻声说道。

“那就射吧。”军官告诉他。

年轻士兵轻扣扳机，微微的反弹轻轻震动一下他的身体。他睁开两眼，把枪收回到胸前。他看到老妇人敞开四肢倒在地上，面朝下对着一片干土，下肢还在抽搐着，血从鬓角上洞开的伤口流淌着，虔诚膜拜的雕像就在身边，离她的手有几寸远。

“干得好。”军官道，转身背向士兵，“也许其他的意大利人会认识到对我们的命令置之不理是没有好结果的。”

1943年夏末，那不勒斯是一座被围困的城市。

当德、意、日三国各自都在试图抢下世界的一块时，意大利

是德国和日本打造出来的轴心国车轮上第三根也是最弱的一根辐条，而现在意大利人却发现自己成了这突然换挡的牺牲品。他们从前热爱的领袖，自1922年一直掌权的本尼托·墨索里尼被反纳粹分子推翻下台，逃亡到意大利北部后，正徒劳无益地向他惟一剩下的同盟者阿道夫·希特勒求救。这样一来，大部分的意大利人没有了领导人，被剥夺了任何合理和平的希望。

在公爵统治的头十五年，也就是说自1922年至1937年间，意大利兴旺发达起来了。

久已弃置无法使用的道路被掘起重铺，早已关闭的工厂大门又打开了，商务事业充分发展起来。博物馆的展品重新修缮，火车站也现代化了。猖獗一时每天给数以千计的人带来灾难的犯罪行为不再出现，犯人或被关进监狱，或被埋进新挖掘的坟墓里。过去挨饿的民众趾高气扬起来，肚子吃得饱饱的，口袋里塞满现金。几十年来一直被当作欧洲令人羡慕的门垫儿的意大利人为自己新建的结实的条条大街而陶醉。“我们是新的美国。”意大利人在寄给住在美国为生计挣扎的亲戚的长信中会这样吹嘘，“我们不再需要离开祖国到别处去发财了。”

意大利人，特别是那些住在更为贫穷的南部的意大利人，衷心接受墨索里尼的话语和信念。“作为狮子生活一天胜过作为羊羔生活千年。”这是连最小的小学生都会背诵的信条。墨索里尼允诺要给人民以自从罗马帝国时期以来从未见到过的财富和荣誉。在好多年中人们相信他所说的一切和做的一切。意大利人会跟从他去做任何探索，会响应他的号召去征服任何国家。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到来使这种权利和尊重之梦戛然而止，恶毒而又凶残地给意大利人一个当头棒喝，使全国陷入噩梦中。

复建的和重新设计的基础建筑被盟军的袭击轰炸得支离破碎。经得起千百年风雨侵蚀的古迹和手工艺品却在天翻地覆的战争中倒塌了、破碎了。墨索里尼的政府溜了，人们看着家园被毁，看着老少亲人的尸体，不管尸体是穿着军装还是没穿军装，谁也弄不明白他们为何而死，而墨索里尼的政府却溜了，人们的情绪从敬爱变成愤怒。这个独裁者的政府曾经是强大有力的，现在却成了碎玻璃碴儿，撒遍意大利各个角落，军官们能藏在什么地方就藏到什么地方，以寻求避难，寻求慰藉。新的政府由一个名叫彼得罗巴·多利奥元帅的软弱无能的傀儡来领导。此人毫无凝聚力，人民群众缺少食品和燃料，水深火热地生活在废墟和动荡不安中。十一万意大利士兵横尸俄罗斯前线，他们是被墨索里尼派到那冰封的原野上，去帮助希特勒实现他那魔症一般的企图的。还有同样数目的尸体遍布意大利农村各地和北非，全都因为领袖贪心想控制世界而成为牺牲品。

往昔的好日子很快便从意大利人的记忆中抹掉了。

到1943年夏，意大利便遭到两面夹击，整个国家变成一个大战区。美英盟军结合在一起，占领了南方的陆地和岛屿。西西里、萨勒诺、帕埃斯图姆等接连陷落。同时，原本就不稳定的德国友谊又变成了纳粹的雷霆震怒。希特勒用空袭和坦克师突如其来地卡死了意大利的海港，而那不勒斯受到的打击尤为严重。

纳粹高级统帅部认为，那不勒斯这个港口城市不可留下不管，否则它将成为盟军的桥头堡，使它们畅通无阻地通向大海。他们知道美英有一天势必会夺取这座城市，所以启动了一项邪恶的三步计划，以确保将来迎接美英联军的将是数英里燃烧的建筑，倒塌的电线网，炸毁的供水系统，炸得不复存在的道路，等

等。第一个步骤是撤离一切有力量自己走出这城市的人，第二步是夜晚空中袭击，目的是摧毁一切敌人可以用作住房或贮存武器之地的建筑物。最后一步是完全彻底地把那不勒斯夷为平地，将这个几个世纪以来遭受几十个征服者的攻击而未倒下的城市夷为平地。“如果这城市不能属于希特勒，”一位德国统帅怒火中烧地说道，“那么它将不属于任何人。”

任何拒绝撤离的那不勒斯人将任由管辖该地的指挥官处置。正在增长的意大利抵抗力量中有少数几个成员逃进附近的山里，等待有可能来自北方的命令。那不勒斯人不敢肯定其前途如何，但也没有愚蠢到会相信德国人把他们赶出那不勒斯是要把他们带进什么安全环境。他们明白他们是在被带往屠宰场。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要利用一切办法使纳粹看不到他们的孩子们。这些孩子的大多数都是男孩儿。这想法反映出一种信念，即男孩子最有能力生存下来，靠自己过活。与此相应的是，无论发生什么情况，南意大利人也不愿把一个未婚女儿留下不管。“我们家户户都在走向死刑，”法布里齐奥·塞拉说道。德国人进入城市那天他刚好满十八岁。“大清早人群开始一行行排起来，男男女女并排行走，离开这惟一的他们曾生活过的地方。谁也没有回一下头，没人能忍受看着自己的家园被烧，牲畜被宰，家具被毁。我藏在一座教堂尖塔的角落里，往下看着长行人群延伸至整个城市。我能听到的惟一的聲音是德国人的声音，大声下命令，放火，向任何拒绝听从命令或走得太慢的人开枪。我母亲、父亲和朱丽亚姑姑当天离开了，他们接受了自己的命运。父亲走过教堂时向上看了我一眼，一只手放在心口上。这是他道别的方式。”

他们被迫挤在平底卡车的车厢里，到火车总站后给赶进空荡

荡的货车箱里。他们行走的步伐是失败者的缓慢的步伐，破烂的鞋子在身后留下小小的尘土堆儿，胳膊沉重地耷拉在身边，头部软弱得除了眼前的尘土和石子之外什么也顾不上看。那不勒斯的人民把他们的命运交到一个独裁者的手中，这个独裁者在和他们一起奔向统治世界时曾答应给他们一片乐土。现在来的不是乐土，而是黑暗动乱之土，时时处处都是悲伤和损失。

这男孩儿的名字是文森佐·斯科拉迪，他跑在窄窄的街道上，闪躲过路上的裂缝和破碎了的石板，晨雾像一条大棉被一样覆盖着整个城市。一个皮呈棕色的圆面包塞在他腋下，一串玫瑰经念珠绕在他左手手指上。他低着头，薄底鞋子轻轻落到小小的棕色水洼和碎玻璃硬碴儿上。才十六岁的年纪，这男孩个头儿够高的了。他有浓密的棕色鬃发，橄榄色的眼睛，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战争爆发前他曾是个颇有天赋的学生和出色的足球运动员，但现在上学读书和体育运动都无法激励起这男孩的精神。他热爱军旅生活，为军旅生活而活，急切地想要继承他曾祖父乔瓦尼开创的家庭传统：1860年9月7日，他高举统一的那不勒斯的旗帜，和传奇式地开进该市的朱塞佩·加里波第并肩战斗。文森佐贪婪地读着军事历史和策略书籍，想像着有一天他会带领自己的队伍加入如火如荼的战斗中。

他在维亚托莱多大街上的一个被弃置的单元房里过了一夜，睡在一张铺着肮脏的床垫的小床上，等着夜夜都会降临那不勒斯的轰炸袭击的完结。他母亲白天早些时候打发他出来寻找买下些黑市面包。这种面包每夜必至，有人用平底儿卡车运来，在黑暗的静悄悄的小街道上出售。战争甚至从那不勒斯人手中夺去了生

活必需品，连原本很便宜的主食他们也被迫拿出小额赎金一样的高价来一点点购买。

卡车那天来晚了。

它们通常都是在九点钟到达小街的，但那天被地雷和德国人的检查站耽误了。这男孩儿排在长长的安静的队列中差不多等到半夜子时，等着买那圆面包，这可是他母亲和两个姐妹当天的口粮啊。男孩儿刚刚付了面包钱空袭警报就响起来了。他将里拉丢进已经熟识的黑市老板手中，点点头转身离开。“别回家！”那人从空旷无人的黑车边儿上说道。

“我母亲正等着呢，”文森佐说道，“两个妹妹一整天都没吃饭呀。”

“今晚就别管了，”这人说，“让她们明天再吃面包吧。”

“我不怕炸弹，”文森佐道，“我已经见的多了。”

“你要怕的不是炸弹，”这人道，“而是等着要偷你买的面包的小偷儿。他们也是一整天没吃东西了。他们从来不会为送进嘴里东西花钱的。”

文森佐瞪眼看着这人，不敢肯定是该相信自己的直觉呢，还是相信这个趁他与家人挨饿之机大发横财的买卖人的言语。“我不怕！”文森佐道，一边四下看看早已空无一人的小街。

“你也不傻，”这人道，“找个暖和的地方等一夜，明早再跑吧。到那时再让家里人吃一顿，这种选择总比空着手回家好。”

第一颗炸弹在小街旁边的广场爆炸了，向夜空送出碎片和尘土，火焰把广场照得明亮亮的。卡车的引擎启动了，那人从文森佐身边移开，放下帐篷，盖住车箱。“救你自己，”这人道，一边说一边从眼前消失了，“还有那面包。”

文森佐直等到天亮才敢冒险往家跑。

他转过街口一蹴脚立即站住了。站在街道的对面，他瞪大眼睛看见在那原本是他家房子的地方，现在却是坍塌的一大堆东西，有粉红的粉饰灰泥、水泥板和木板。他丢掉面包，跪到膝盖上，低下头双手捂住脸。他开始呻吟，在高度痛苦中来回有节奏地摇晃着失去了生命力的身体，浑身肌肉软弱无力。他把头一直低得挨着膝盖，愤怒地懊悔地颤抖着。他没有必要查看，没有必要到废墟里去搜寻就已然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他们死了。

他的母亲，那以坚强不屈的毅力和慈爱忍受着这场战争的母亲从他的生活中离去了。他的妹妹，那总是喜欢逗他，喜欢听他开怀大笑的妹妹，现在躺在那原本使她得到安全的石块堆下，石块的重压把她给压碎了。他的姐姐，那在他刚学走路时唱着歌儿，摇晃着摇篮让他入睡的姐姐，最后一次来看她妈妈，就在炸弹使他们阴阳两分之前。

文森佐抬起头，满脸泪水和哀伤，朝天空望去，想在晨雾中寻找亲人的面孔。他发出一连串的尖声大叫，双手紧握，捶打着身边四周的大地。没有人听见。没有人看见。没有人过来。他现在是个什么也不是的男孩子，飘荡不定，没有家，也没有家人。他成为战争的牺牲品，成为许多如此的意大利人中的一员，他们喜之爱之心中藏之的一切都被剥夺了。

他还不过是个孩子，但现在他被迫丢掉这种想法，被迫像个大人那样来思考，来过活，只对自己一人负责。而且他感到痛苦，尖锐的折磨人的痛苦震撼着冲撞着他的每一个活动。此时此刻，这男孩儿心中没有了感情，一下子被夺走了一切之所爱，他只想一死了之。然而，文森佐还面对着埋葬家人这又长又折磨人

的过程。

“你想给坟墓立个牌子吗？”他的朋友弗朗哥问道。弗朗哥十四岁，肌肉发达，黑眼睛很有生气，满头长发他极不愿修剪，稍有微风吹动便会零乱如麻。

这男孩摇摇头，“我是惟一需要知道他们埋在哪儿的人。”他说道。

“我很难过，文森佐，”弗朗哥道，“他们真不该这样死啊。”

文森佐看着坟墓点点头，“谁也不该这样死。”他道。

“也许如果他们和别人一起离开了，”弗朗哥道，他站在文森佐身边，右脚放在本来是较大男孩儿的家园的断垣之上，“德国人告诉他们离开时就离开，也许他们今天还会活着。”

“我母亲说如果我们得死，我们也算赢得了死在自家城市里的权利。”文森佐说道。

“你听说过那些手拿手提式扩音器的士兵吧，”弗朗哥道，“你读过他们撒下的传单吧。他们正在回来，这一次有坦克和更多的士兵，在彻底摧毁这座城市之前他们是不会罢手的。”

“我听说过，”文森佐道，“我也相信他们会这样做。他们不能占有的，他们也不会让任何别人拥有。”

“咱们立起的这些坟墓保不了多久，”弗朗哥道，“炸弹会毁掉它们的。”

文森佐的视线越过弗朗哥，横扫一眼那不勒斯的浓烟和废墟。“炸弹再也伤害不了他们啦。”

